

## 从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看满族族源

作者：郑天挺 文章来源：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： 更新时间：2009-2-26

关于满族的起源，我没有深入研究。曾经想，如果将过去的原始记载，一部书一部书地分析，找出各书结论，然后合起来比较研究，汰疑存同；这样做，是不是比凭主观考虑，分别向各书略取需要的材料，所得结论，更能和事实真相接近？今天就先尝试一下<sup>[1]</sup>。

为什么先从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(以下称《武录》)着手？一是由于它在1636年成书<sup>[2]</sup>，是清初用汉文写的第一部官书，时代较早；二是由于它的取材都是满洲初期的资料，如《满文老档》和《满洲实录》等，没有经过企图符合后来发展的润色；三是保存了一些原始历史资料，如《满洲源流》、《诸部世系》之类；四是由于它有自己的实践，不是抄录旧书，如它说，长白山之上“有一潭，名‘他们’”(卷一，一页)。“他们”为满语Tamun对音，后来写作闾门湖。这是当时的《大明一统志》、《寰宇通志》、《皇舆考》等书所没有的。不经过实践不可能知道。

《武录》没有说满洲名称的由来，只说满洲这个民族名称，在努尔哈赤以前，汉文和其他文字的记载，无论直接间接，都未见过，可知它是满族人的自称，而不是族外的他称。在努尔哈赤以后，满汉文的名称记载也从未说明它的来源，《武录》也一样，可知这个名称不是固有的，而是努尔哈赤新创的。但它是怎样构成的，却众说纷纭。

最近，我从王文郁的文章里得到启发。他认为，女真或许是满语复合词niru(披箭)jan(哨箭)的汉字对音，汉语意译就是“箭”，因此女真族就是箭族。我想，满洲(manju)这个努尔哈赤创立的名称，可能也是从这个线索考虑出来的。

过去孟森曾经设想，“满洲”语源可能是由“马法”来的，满族自称他们的首长为“马法”(汉语长老、首长、祖父)，其意汉人不懂，见他们常说“马法”，以为是他们的国名，辗转传达，变成了满洲。孟森这种想法，是由同声字头——M启示的。满语majan(长披箭)，滋乳为Mangga(硬，善射，才勇出群人)，为Manggasa(好汉，Mang—8a的复数)。可能满洲一词语源就是从这里设想出来。当然，这是猜想。请懂满文的同志加以指正。我总想，从各族语音考求他们的历史文化，这是可用的方法之一。可惜我不懂满文。

《武录》说：“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东北之布库里山一泊名布尔湖里”(卷一，一页)。布库里山的所在，也是清史上争论问题之一。最近张璇如认为，布尔湖里(布勒瑚里)满语作Bulhuri(见《满洲实录》)和蒙语Bolgori(包勒果里)一样，都是“水清澈”之意，演变为名词Buleku(镜子)，所以布尔湖里就是今日的镜泊湖。这就给满族沿牡丹江南迁的说法，提供了一个深入钻研的新证据。

《武录》在布库里英雄(布库里雍顺)建国时记述说：“其国定号满洲，乃其始祖”(卷一，一页)，并加注说：“南朝误名建州”，又记载说：“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”(卷一，三页上)。说明《武录》认为满洲是地名，是国名，而且就是明代的建州。我们看到，《武录》记载中，称蒙古胡笼(扈伦，卷一，三页下)均为国。《武录》称之为国的有大明国(卷二，四页上)、蒙古国(卷三，八页下)、胡笼(扈伦)国(卷一，一页)，这些国都代表不同的民族。另外称国的还有兀喇(乌喇)、哈达、夜黑(叶赫)、辉发等，同时也称它们为部，并指出它们是自称为汗(卷一，三页上)、为国(卷一，四页上)，说明它们虽自称为国，但不是一独立民族。我们还看到《武录》于辛卯年(万历十九年，1591)朱舍里、内阴(讷殷)二部联结夜黑(叶赫)抢劫叶臣洞寨时，记载努尔哈赤的话说，“朱舍里、内阴(讷殷)是我同部，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(叶赫)，劫掠我寨，盖水必下流，朱舍里、内阴(讷殷)二部终为我有矣”(卷一，十页上)。这时朱舍里、内阴(讷殷)二部并不在努尔哈赤统治之下，而称之为“同部”，可知《武录》里所谓“国”(自称的除外)实际意味着是“族”。就是后来的民族。在《武录》记载里，更多的体例是种族之下不加国字，如蒙古腾儿腾(喀尔喀)部(卷二，二页下)，东海兀吉(渥集，又称窝稽)部(卷二，三页下)，等等。当然关于族的概念，在满洲是先后不同的。

《武录》自注说，明朝误满洲为建州。建州是明代东北少数民族最著名、最兴盛、最持久的居住地，知名人物很多。从满汉语言考察，“建”同“满”没有可以通转的迹象，可见不是误名，而是有意创立的新名。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把各族周知的“建州”改为新创的“满洲”，很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这一支系在建州女真的地位。努尔哈赤自叙他的世系，自都督孟特穆(孟特穆)至他本人凡七代，只第一代和第四代有都督之称，而这两个都督，在《高皇帝实录》说是“讳”而不是官。(据王氏《东华录》)第五、第六代，就是他的祖和父，虽然替李成梁工作并没有什么官职。《老档》存录的明代代书，也未见他们家的。这都说明他家在建州女真不是显赫的一家，甚至是无名的。这是当时少数民族所重视的。努尔哈赤在攻破尼堪外兰之后，常以所得明廷赏赐炫耀于众，可以想见(《武录》卷一，九页下)。他这一家族在建州既无名望，另立新名，可以自称首长，这本是部族分裂的惯例。

努尔哈赤对于满洲的概念，经过几个不同阶段。最初是以满洲代替建州三卫，所以《武录》在努尔哈赤初生时记载说：“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，有苏苏河部、浑河部”(卷一，三页上)。苏苏河部、浑河部在明代本属建州女真，而《武录》认为是在满洲国以外。其后1591年的记载，已用以代替建州女真，上面引的朱舍里条是其一例。还有《武录》辛卯年(万历十九年，1591)记载说，夜黑(叶赫)派人告努尔哈赤：“兀喇、哈达、夜黑、辉发、满洲，总一国也，岂有五王之理？”努尔哈赤答说：“我乃满洲，尔乃虎伦(前称胡笼，即扈伦)”(卷一，九页上)。扈伦四部明称海西女真，和建州女真有别。关于这段记载，在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二是这样写的：叶赫说，“乌喇、哈达、叶赫、辉发、满洲，言语相通，势同一国，岂有五王分建之理”，加了“言语相通”一条理由，不知是否叶赫确有此语，还是《高录》追加的，还是《武录》漏掉的。但这个同一民族言语相通的概念，一直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常乐道(《武录》卷三，页八下)，成为他们要求统一满族的依据。

《武录》没有关于满洲族以前的历史记载，但几次透露出和金朝的关系。天命三年(1618)征明，取抚顺所，“是晚，帝将先朝金史讲与恩格得里(恩格德)厄夫(额驸)”(卷二，十一页下)；天命四年破明杨镐进兵后，给朝鲜将领信提到“先朝大金帝”(卷三，四页下)；又说到“昔先金大定帝时”一段故事；在天命六年攻下辽阳，生擒张铨，皇太极劝他投降时说：“昔宋徽、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，尚尔曲膝叩见”(卷三，十四页上，此条劝降语，《太祖实录》卷七同，而《东华录》不载)，都说明当时自认为满洲就是女真，但未举其名。其后，皇太极于1629年军围北京，并命阿巴泰、萨哈连往祭金陵(其后明曾派人发掘金墓)。清初宣传之盛可知。但努尔哈赤两实录都不载他建国号曰金的事，似乎又有所避讳，值得探讨。

《武录》记载还有可注意的两事：

一、诸部世系“夜黑国始祖蒙古人，姓土墨忒(土默特)，所居地名曰张，灭胡笼国(扈伦)内纳喇姓部，遂居其地，因姓纳喇，后移居夜黑河(叶赫河)，故名夜黑”(卷一，三页下)。说明叶赫是从蒙古土默特移来，灭纳喇氏袭用其姓(《高录》所记大体相同)。

二、“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(伊克得里)，原系沙哈梁兀喇江(黑龙江)尼马谄部(尼马察部)人。始祖胜古力(《高录》作昂)移居渣鲁(渣鲁扎)后投纳喇姓哈羊干(噶扬噶)秃墨兔(图墨土)一人，杀七牛祭天，遂改姓纳喇”(卷一，三页下)，说明辉发是从黑龙江尼马察部移来，投纳喇氏以七牛祭天，改姓纳喇。

这两条都说明满族的氏族常有外族移入，只从氏族判断部落是不够的。

### 注 释

[1] 本文原为(1980年)长春开会作，临时有事未参加。

[2] 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乾隆重修本，改大王、二王为大贝勒、二贝勒，见1936年《故宫文献论丛》李德启文。现行本仍作大王、二王，是出于崇德原本之证。

- 上一篇文章: 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
- 下一篇文章: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

[【发表评论】](#) [【加入收藏】](#) [【告诉好友】](#) [【打印此文】](#) [【关闭窗口】](#)

### 最新热点

### 最新推荐

### 相关文章

- 民国时期上海传媒
- 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
- 满族的统一
- 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
- 满族早期的一夫多妻制及其在
- 建州卫地址变迁考
- 满洲名义考
- 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（二）
- 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- 论努尔哈赤时期的“满汉一体

 网友评论: (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,与本站立场无关!)